標註

傳習錄

上

□ 13
3435
1

113.882
帝國圖書館
3435
1

王陽明先生著

標註

傳習白錄

浪華 岡田群玉堂製本

全四冊

明治十六年九月廿日買
野村堅氏藏

傳習錄目錄 上卷

帝國圖書館藏

並述刋行重刻之由而於本文無所繫焉若楊氏雖曰得
緒山原本未見其必然也故今皆不載然數千之有功於
此書固不爲尠則非忍棄之但爲讀者省目煩耳通本具
在就而求之可也

徐曰仁所錄凡一十四條并序一篇跋一篇

陸原靜所錄凡八十條

薛尚謙所錄凡三十五條

合一百二十九條案主謂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一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也

中卷

答人論學書　通本作答顧東橋

答周道通書　通本作答門道通

答陸原靜書

又

答歐陽崇一書

答羅整菴少宰書

答聶文蔚書

又

以上八篇本南元善錄爲傳習下卷者而緒山因加損之詳見小序今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爲中卷

示弟立志說　全書所載之傳習錄及通行之印本俱無此條今從一本增之

訓蒙大意　附教約

以上二篇一本連前八篇爲南元善錄然而緒山所抄後人所益未可知也楊氏序曰益以先生所嘗詠學詩與誨語之切要者所謂切要者指詠學詩後所載示徐曰仁應試及諭俗四條與客坐私祝共二篇耳而此二篇亦其所

益乎亦未可知也俟異日得原本○或曰二篇當移之附
參于亦以爲然而以印刻既成不及改之

下卷

陳九川所輯凡一百一十五條　其一十一條所自手記十
五條黃以方所錄十一條黃修易所錄六十八條黃省曾
所錄合若干條九川輯爲緒山歿爲所謂續錄者也案要
書省曾錄中分何廷仁條以下五十一條以爲緒山所錄
其以他友皆字緒山獨名也理或然也然此錄考定成於
緒山之手則其自改之亦不可知也其餘文字條數有小
異同○今亦據一本合下一篇以爲下卷

補遺二十八條曾才漢所錄緒山序之序文通本載在編尾
今從一本移之編首

晚年定論　朱子書凡三十四通晚子語一條先生序爲袁
慶麟改爲一本不載此篇今據緒山小引從通本

附卷

大學問　是師門之教典緒山受而錄之有序及跋此篇本
出續集今取以爲附卷之首一大學古本序出文錄今亦取而附之於篇端

示徐曰仁應試

諭俗四條

客坐私祝

以上三篇荊山既增刻爲今從之但詠學詩一卷則似不
得拔出之旨故今不取也其欲覽之者求之通本可也

畧年譜　謹案先生之德之業表著於天下顯明於萬世而
與日月同懸者固既照照矣是以當世之人得徧觀而盡
識之則其教誨論說莫不聽而仕之也今也世遠地隔不
復有觀感而興起則其纔見遺言於傳習文錄之間者或
主先入或勝心不能專心平意以從事於先生之訓矣
亦可哀也已今欲觀其德業於千里數百年之外則緒山
之年譜久菴之行狀及明史所載以至諸子之雜錄歷歷
可見矣皇明獻徵錄皇明從信錄五朝學編名賢集之類不
勝枚舉如皇明通紀雖載先生爲異端而於其德
業又不能敢置齒牙於其間則所謂而子每恨我
與日月同懸者固非過譽可知矣

邦未有梓行之者不及人見而徧知之矣而其最明白者不
若年譜繫日月紀事實之審也故今別畧出而附刻之
要書皆必稱書諸是也而尚未能精故今

使凡讀此錄者皆先觀先生之德業與日月同懸者而知
其教誨論說爲孔孟之正宗以無疑於格物致知之功知
行合一之實云爾

日本正德二年壬辰九月盡　平安二輪希賢善藏誌

論誦學而曾子曰傳不習乎朱子集注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已題下舊本有門人徐愛撰五字考非題序之法且據序尾有徐愛序字今刪去之蓋由今書輯記旧序數篇而各書標題誤耳

陽明先生傳年譜詳也今附錄之明第九主憲宗純帝成化八年生當我　人皇百四代後土御門文明四年○明世宗肅帝嘉靖七年卒當我　人皇百六代後奈良院享祿元年至正德二年壬辰得二百八十五年○皇明通紀為嘉靖八年五十八歲卒者誤○聖賢像贊七十亦誤陽明全書有傳習錄文錄別錄新集續編王譜世德紀總計二十八卷

傳習錄序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温凉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砭砥礪但能改化即五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其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

論語曰貨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註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默識心通處洞然

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卽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

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廢棄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

離群索居　出禮記檀弓注索散也○詩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注儀象刑法

對越詩經清廟對越在天注越

於也

入乎耳一荀子勸學篇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言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亨

出於晉篇　首篇疑篇首誤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文成王公之妹壻也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公至不能答每令愛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竟以疾終年三十有一實王門顏子也詳出兩浙名賢集

案年譜正德十二年八月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祭曰仁之文二見文錄

舊本大學　出禮記第四十二卷鄭玄注之至宋二程及朱子並有改定而親民字明道先生從舊本伊川始改新字朱子從之陽明先生嘗著大學考訓今不傳其大學問一篇載之續集今抄出之附卷末

參伍　易係辭本義曰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先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總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邊幅　漢馬援傳曰修飾邊幅注謂若布帛修飾其邊幅少時一事見行狀及年譜○文錄第四別湛甘泉序曰某幼不問學陷溺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而始乃公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晚年定論序亦言之

傳習錄卷之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礪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氷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

詞意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
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
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
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
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
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
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
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
有聞親炙而興起者與
十余年來　案年譜正德二年
先生三十六歲因罪謫龍場愛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十三年先生四十七歲徐氏卒是中間十有二年也○謦欬　字彙謦欬之聲輕曰謦重曰欬下

親民　伊川先生曰親當作新.
而朱子從之或問曰親民云者.

愛問在親民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猶未聞其謦欬故先懷忽易憤激之心
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
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
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一見其牝牡驪黃
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
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
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

以文義推之則無理然明道既從古本何必無理也而孔孟論治平之道無非親之之事而其引證亦不一而足今舉其一二明白者明之○易比大象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樂記曰合父子君臣附親万民○朱子之徒亦有言之者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蔡沈注曰以其親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可親而不可疎也

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

孟子盡心上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万邦黎民於變時雍

論語憲問篇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大學章句曰志有定向○或問曰能知斯止則方寸之

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

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
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
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
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
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
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
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
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
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
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
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
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
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
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

間事上物上皆有定理○朱子語類第十四子升問章句或問語似不同也朱子曰只一般義外　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

盡夫天理之極云云句出朱子章句

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是等言皆陸象山語

孝的的俗語辭底同通訓何等亦似書字

文錄第五書諸陽卷曰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旣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旣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体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心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是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万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弁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弁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

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
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
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
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
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
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
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
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

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溫清定省　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朝省

如何不講求　下文載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

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云云

又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庶在其中云云以上兩說若與此所論異但以求理於事物之間為講求者外求者也故曰如何存天理上講求者即是克己之功而博文約禮之實也故曰如何不講求是各有所指所謂因病藥耳

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問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用功便是愛曰閒先生如此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

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
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
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
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
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

怎生　字彙怎音津俗語辭猶何也小學章句曰甚生猶怎生洛中語也

如事親　大學或問程子曰如
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
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
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
非獨守孝之一字而可謂也

學問　中庸云博學之審問
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朝曰
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如何而為
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
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
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
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
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
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完於

亳釐一易緯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
精一書大禹謨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扮 字彙通患切班去聲打扮
粧扮○正字通俗以裝飾爲打扮演劇者飾其人謂之扮戲

○朱文公鎖會格物之訓以知先行後爲學術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詳之

○案年譜先生三十八歲始論知行合一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体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悟往復數回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見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伯善書院身卒貴陽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宗賢惟一黃宗賢顧惟賢並王子門人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

宇彙俗洩也恣音賚如此也

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

緊　宇彙音善急也　續韻堅疊也

甚麼　祖庭事苑曰甚麼問辭也

立言宗旨　下卷十四成曰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

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

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我立言宗旨○又六十八版曰諸君要識我立言宗旨云云可參考

懵　字彙懵懂心亂貌

說箇知　據上下之文當作一箇知

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

這箇　這本音彥字彙王晃曰凡稱此箇爲者俗多改用這字○祖庭事苑二曰這裏這當作者指事之辭也又篇韻譌彥二音唯禪錄作之也切皆沿襲所致

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

鑿空　前漢張騫傳西北國始通於漢然騫鑿空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空也杜撰　俗語辭○又野客叢書曰杜默為詩不合律故云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

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其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

不得於心一中卷答羅整庵書曰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

論語雍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孟子者盡心篇首章也○子夏孟子公孫丑上孟施舍似曾子注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求諸己

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精一博約說見下文十三四段

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日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烝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

○盡心說詳見中卷答人論學書

惟天下之至誠　中庸之文

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受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一此便是聖賢之別

脩身俟命　案是語非聖人分上事若要盡心上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集注云堯舜天理渾然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体道以復其性○又下篇堯舜性也湯武反之也注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下文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已矣注法由是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朱子所註皆如是而此獨以脩身俟命為聖人分上事者恐偶然耳

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殀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人天為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

孟子語出離婁上又書曰格其非心○格物字義　中卷答人論學書詳言之○案近思錄劉安禮問御史明道先生曰正己以格物是亦以為正物之義

其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孟子公孫丑上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云云○又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云云○又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

道心當爲一語出於中庸序朱子亦嘗以人心爲人欲然非本說載朱書節要而李退溪論

和文錄八博約說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緣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体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册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体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爲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爲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爲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爲者約禮也文

散於事而万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爲者是聖學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云云○孟子離婁下曰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也

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
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
之失其正者即人心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
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
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
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
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
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
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
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
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
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
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
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
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隋人門人
私謚曰文中子此卷四十一版
亦論之○韓退之名愈唐人謚
文公○近思錄聖賢明道先生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会成書其間極有格
言○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擬經　仲淹嘗依倣六經以著
之今其遺編不可見而中說中
載其規模大畧○朱子文集六
十七卷有王氏續經說議其好
名好高欲速自失然其說曰退
之未若仲淹之致恩惻而有條
理也是以子於仲淹獨深惜之
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
朱子之意亦可以見

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

謨　宇彙乃交切爭也恚呼也
○又多言也
六經　和文錄七指山書院尊經閣記其說明詳又示弟立志說述考於古訓之意尤深切當並考
○易之六畫伏羲所畫之卦總六十四也卦下辭文王所繫彖辭者也爻下辭周公所繫所謂爻辭者也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夏謂之連山殷謂之歸藏周謂之周易

○孔安國古文尚書序曰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不一遂乃定禮樂刪詩書為三百篇約史記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陶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撮其宏綱攝其機要以垂世立教云云

九丘　一古文尚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時　宇彙非正典也

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

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
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
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
筆其舊史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
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
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
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
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文不合焚六經若

所謂 史記孔子世家云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始皇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史官非秦紀及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書

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
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
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
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悖
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
擬經之意如何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
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

文成 此段意思 中卷答人論學書中錄本原論說得詳

歌後　紹曰唐睿宗乾寧二元年
鄭縈好訛諧多作歌後詩議朝
時事○案歌後不終五言使入
察之也
謎　字彙隱藏也

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
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
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
著述者有以啟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
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
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歌後謎語矣聖
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脅
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

如書弒君　此段議論下條所
謂存其戒削其事以杜奸之說
一句道盡
○文成公嘗作五經臆說而今
亡矣其著存者數條全書續篇
載之可以類推

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
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
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
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
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
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

子欲無言　出論語陽貨篇。

仲尼之門　出孟子惠王篇

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但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孔子　出魯哀公篇。孟子出尽心下篇

五伯　孟子告子下集注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又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五伯猶及史之關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徇之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

龐　字彙音龍充實也

三墳　墳大也孔安國古文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三皇之大道也

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註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近守其法今案堯舜之治不宜於今故祖述其道而不由其法也文武之法則當今所用故憲章之也

周公　孟子離婁下曰周公思兼三王——集注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時勢殊或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

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

案伊川先生春秋傳序云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云云是不顧其本而徒事其末者以開後世覇功之心如孔孟無此議論伊川蓋憂世之切而不覺其抑揚之甚過耳

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創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

案上章論春秋說及仲尼之徒無言垣文之事者是孔門之家法等話皆當證存戒削事以杜奸之意

先儒　朱文公詩經集傳序曰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又論語為政詩三百注云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放鄭聲　出衛靈公篇

朱文公詩集傳有言旧說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須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今案詩之為教諷誦絃歌之間使人生好善惡惡之心以為勸懲之本如今鄭衛之類其將使人不歌誦之邪入將何所聞以懲創其逸志其果使人之逸志者是實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道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益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辭者也且朱序曰善之不足以為教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判而去之然而變風中善惡之不足以為教戒者固不可勝數矣之可也

鄭聲亂雅樂　出陽貨篇

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　出詩經大序及禮記樂記

奏之　朱子詩經序曰並日周盛之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云云

移風易俗　出樂記及孝經

孟子公孫丑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年譜正德八年十二月先生四十一歲下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陛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敘曰愛因舊說云云如說之如通本誤作始今據全書改之

此一段本與上文列書今案徐氏所編傳習錄者至此止焉是其原文耳故據例低書之

傳習錄卷上 三三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悔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

傳習錄卷七 三三

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凡十四條

陸澄字元靜又作原靜一字清伯是以下 元靜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

案此卷六十九版薛侃錄梁日孚問答與此同而比之益詳當并考

所謂逐物——陸象山集多言之程朱亦嘗有此言

結聖胎 言精神凝聚處猶下文聖種五車韻瑞引東軒錄云養聖胎○又仁王經聖胎長養

美大一孟子盡心下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上存其心養其性○公孫丑上知皆擴而充之

日間工夫一是乃克己之實功非惟可施之靜坐讀書而已日用所為當皆如此矣然其謂覺懶看書則看書者蓋就情心生者言之耳人精力有限不知所以養之而貪看文字以致病者又非此類○案近思錄問目恐失物此事不得放過曰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是其意雖矛同其用功處實無異亦可以為良法矣▲處朋友一第三卷九版大凡朋友條同二十五版凡朋友條說朋友交道親切著明并案交盡

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責方已一友曰此日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

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此二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當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

○寫眞一眞肖像也寫眞傳神圖寫肖像以傳神彩也

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眞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後之因此而討求其眞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

慕倣一象山集要第五曰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摸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恐亦是此意與書見集要第一卷

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

近思道体伊川先生曰冲漠無朕万象森然已具字彙冲虛也老子太盈若虛虛作沖○朕字彙幾微萌兆謂之朕

孟子盡心上云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論語子張曰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離婁下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見之集注而讀為如古字通用然王子所說恐讀如字

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

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善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

靜亦定動亦定明道先生定性書語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原靜工夫每好靜故先生教以事上磨第一義答原靜書可以見而事上磨固先生之家法

謂上達未嘗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

節音訐韻海云竭盡也

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剔言尋箇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釐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

漆雕開語見公冶長篇子路及曾點語見先進篇

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生起

此論論語先進卒章，○下卷二十九版亦論曾點可並案
要字衰沙雅友音洲戲要
意必　子罕篇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卻似要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會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

素其位至自得矣中庸語○汝器出公冶長○不器出爲政○成章公冶長篇曰吾黨之小子斐然成章

盈科而進孟子離婁下注科坎也　仙家

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

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憑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

案讀書之法於是更以下卷第十一版九川問此工夫條同二十一版問讀書條及二十七版一友問讀書條合觀之其意交盡工夫有下落處

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象山集要五曰學苟有本六經皆我註脚

又六經皆我註非我注六經

案朱子大學章句曰具衆理應萬事然是猶似以萬事外看之了孟子曰万物皆備於我矣其意可觀

晦庵語出朱子大學或問格物章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

折之云云語出朱子大學或問八目下然後字正見支離之處

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
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
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
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
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自

象山集要五曰復齋兄一日見
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
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
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
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
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
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澄曰則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
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
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
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
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
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
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

心猿意馬多出佛書○拴字彙音詮揀也又揀注擊也打也

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然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逐一按辜案是王子教人家法也下卷三十九版一友問條盡之

如猫之捕鼠　文錄八示第卒志說亦言之○朱子文集偶讀慢記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義林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

斬釵斬鐵宋俗語言用力切緊

▲何思何慮易係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

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釵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

而百慮云云今案以何思何慮為自然的地頭故曰非初學時事是蓋先生前說乎中卷三十九版答周道通書曰係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云云可交考

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華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輒立郤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魯為政必已

定者一案明道先生定性二書此語一句道盡

論語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集注胡氏曰未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郤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

盛德至誠必已感化——案以下卷四十六版鄉人有父子訟

獄條觀之先生是論實自得心一言

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如此瞽瞍豈不感動底豫瞽瞍既還輒乃致國請羣瞽已見化於子又有大舜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瞽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瞽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爲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集命書太甲上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上皇故事 漢高祖六年尊太上公爲太上皇唐高宗武德九年帝自稱太上皇而太子卽位之類

君仁臣忠之語出禮淵篇

爲政於天下語出孟子言不施衛國而已也

舍居言舍卒居或舍中居近患
錄伯淳昔在長安舍中閒坐

禮記檀弓上子夏喪其牙而喪其明曾子曰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云可並案○大學曰有所憂患不得其正

澄在鴻臚寺舍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

孝經末章曰毀不滅性此舉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又禮記曲禮曰毀瘠不形云云不勝喪乃比不慈不孝云云

此條及下文四十九版癉疾之嗜求是編讖之然朱子亦嘗有此論及此譬何其無稽之甚

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了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上傳說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爲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初九云云是初畫一今案是與其例耳非限初九初畫
夜氣說出孟子告子上

論存舍亡論出孟子告子上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

二程全書外書曰范淳夫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識心

近思錄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又曰滿腔子惻隱心
腔子亦只是天理今案腔子謂軀殼是語蓋活說耳亦只是一字可見然人是天地之心則實以天爲軀殼者豈虛語乎

可便謂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

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

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

生久視誘入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眞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脩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太略亦是但謂上一截由科一科謂及第貢謂鄉貢傳謂傳達正路謂顧問禮聘之屬如孔孟出仕

上一截近思錄明道先生曰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今學者不先排仙佛云云此一段錯認論脩脩禮記禮云

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

一陰一陽至日用不知易係辭

又

著固一求是編識之然是不知固亦二字之意若先生豈言著龜無別乎是言決嫌疑定猶豫則為龜易無異耳蓋為固滯著龜之殊者破之也

謂武王一公倫篇語

日在武王自合如此日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

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
式此正是執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
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
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
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
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

孟子淵卽其體而微注曰有其全体但未廣大耳
孫立上云冉牛閔子顏
伯圭廣大耳
良一一方言也

魯齋元人名衡時人與吳澄并稱
仙家——中卷四十六版答原靜書詳之

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見
體而微惜其不盡然問如何卽有續經非
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
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
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

律呂新書蔡元定作之朱文公序之今件理大全收之

禮樂之本一吾心得中和是禮樂之本故去人欲存天理是下文所謂禮樂本原上之用功

○下卷四十九條亦論之可參考

○案蔡元定以管候氣之法理十二管於密室上與冤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太蕤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其管則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以黍粒定之也餘十二律由是而損益焉

冬至邪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更之間焉知邪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日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

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

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

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
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
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
人於己知之天理不肯存己知之人欲不
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
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
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

何適唐本全書作何莫義似不可解然本集多有何莫而三字似何適而字意當存疑

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自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即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適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

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舉已原不相干只是甚麼緣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為如夔之樂穆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穆易藝而為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夔之樂穆之種一書舜典帝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又曰棄稷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不器　論語為政曰君子不器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

孟子告子夜氣章可並案○下卷五十四版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云云是亦當並案

六卿分職一書經周官文案太師太傅大保爲之三公少師少傅小保爲之三孤合之謂六卿其職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明朝制吏部户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也○心總五官一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々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々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云云今案論語季氏篇說九思非是逐在物上者宜深思之

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蓋吾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吾心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聞思之知

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

一切皆一寔此處是致知之實功孟子盡心下云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寂然不動語出易係辭

近思錄明道先生曰鄧然太公物來順應

晉全集作有

志至氣次孟子公孫丑上篇語

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是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一光之上天

先儒一論語子罕篇有鄙夫問章集注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下卷五十六版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

自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云云是聖賢之辨也

九地孫子軍形篇曰藏於九地之下注曰言深也

程子語出外書蘇季明問條近思錄中庸輯略等並載之○延平語出延平答問及伊洛淵源錄

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

吾向一卷內十九版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云云又曰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動靜所遇時也

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

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

自心体認一此卷十七版劉觀時問條當並案之孟子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子於先生亦言之

大用全集作塗徹

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大用略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多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偏倚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

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
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
不可謂無偏倚聲之病痛之人雖有時不
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
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
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
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下應 俗事類中 應言行同

顏子沒而聖學不傳是文錄第二別湛甘泉序中之語今案象山集要第五曰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然象山事在事業上論之與王子所說異

嘗然嘆見語子罕篇

文王一孟子離婁下曰文王視民如傷猶望道而未見之

問顏子沒而聖學入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嘗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猶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

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口講天理而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須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

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

自格物一段此意先生大學問及文錄第七親民堂記詳盡又第九卷書朱子禮卷一編并見其實用

仁者云云程子語見下文

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

案朱子大學或問既有此說然與先生所說意自別

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

程子一明道先生語近思錄第一載之是本禮記禮運篇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之語
墨氏一事見孟子滕文公下

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

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墨氏之
學而孟子辟之見滕文公上篇

論語學而曰孝弟也者其爲仁
之本與
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仲是語見
延平答問論語公冶長篇集註
亦載之

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
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
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
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
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
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
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

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
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
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
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
箇私己的心

右元靜所錄 凡八十條

侃姓薛字尚謙王先生門人是以下薛侃所錄

出入無時——語出孟子盡心此卷三十七條澄問操存舍亡條既明備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語管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如此守著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

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
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
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
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
恐這此私意認不眞曰總是志未切志切
曰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
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易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
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
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一友惘然請是
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去心
眞切此心眞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
眞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
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
不是工夫

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毫釐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

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
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
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
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
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
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
雖懸絶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
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

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
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煆鍊之工省而
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煆鍊愈難入之氣質
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
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
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
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
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
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
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
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
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煆鍊
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
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
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

案此卷六十四五版推盡此條之餘意

求日減一此卷六十八版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酒兼上用功條可並案

時曰仁在物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量生

繼往　張橫渠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朱子中庸序曰繼往聖開來學下卷五十一版孔子泛乘桴極大章可并察

案孔子盛時欲行道於天下而周流于四方及其知終不可行之當世也不得已而退修六籍以詔後世耳修六籍者夫子不得已之所爲非其素志

向來定本一朱子答黃直卿書中語○雖讀書一答呂子約書中語○守書籍一答何叔京書中語共見本集而晚年定論並載之

就簡一和版誤作就閒今改之

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太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工夫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

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坤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艸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

則以花爲善以艸爲惡如欲用艸時復以
艸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
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
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
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
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
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
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

書洪範皇極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易泰卦大象曰宰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

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
箇裁成輔相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艸若有礙何妨汝
曰如此卻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
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
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
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
思如此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艸如何
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艸有妨礙理亦

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卅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卅

是甚麽心周茂叔窓前艸不除是甚麽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
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
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
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
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於彼處不
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
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
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
恐爲學之志不眞切耳

崇一問讀書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
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
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
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
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

文錄第五寄聞人邦英邦正第二書曰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云云○外集八示徐曰仁應試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

近思第十四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場亦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自見得題意大要了然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失得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

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云云○

近思錄出處類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之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云云

先正一又明道先生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崇一姓歐陽名德先生門人

○下卷五十一版曰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所謂一范淳心箴之語孟子盡心集註載之

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盍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雷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

疾沒世—出論語衛靈公篇

繫辭—出孟子離婁下篇

四十五十—出論語子罕篇

是聞也—出同顏淵篇

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
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若聖人爭
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
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
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
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
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

八具足簡之圓成是達磨語出六祖集

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
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
心各人儘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
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
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
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
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

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箇紆
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
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一箇甚麼可
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
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
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

李先儒謂程朱共有此說然文
錄第四答倫彥式書曰心無動
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
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云云又
曰心一而已靜其體也動其用
也云云是似與此條相反然不
泥言詮而善觀其意者就爭文
求其義於自己心上則實見其
不相反

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
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
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
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
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

論語陽貨集注程子以自
暴自棄爲下愚亦此意

論語首章說明白簡易無過之
者與集注合考當入口知其味

論語子張篇

諸先覺考諸古訓之錄示第二
立志說說此意極切實○考諸古訓出書伊訓

坐如尸立如齊！論語集註謝上蔡說本禮記曲禮語

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

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日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口

即一貫之功夫而忠恕之事

王準雨一貫出單仁案二

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浴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登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

曾子於其至之一章蓋

汝與曰出公冶長之學出南宮

公

顏子 語出公冶長一

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黃誠甫問汝與何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種穀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

小學及近思錄載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書札於儒者重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又載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云云皆須並案

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其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

立志貴專一孟子梁秋之喻先生每稱之文錄中散在可並參考之

是條卷內五十九版求日減不求日增之意○象山集要第五語顓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

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

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心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

居敬就是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卽是無事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傳語

孟子盡心下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云云

先儒謂一程伊川語朱子大學或問亦引之

論語憲問篇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云云

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眞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眞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先儒謂一艸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今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云云

孟子盡心上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性曰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大學工夫一是古本大學序之語而傳習錄中卷答羅文莊第二書明辨此意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
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
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
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
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
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
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
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
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
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
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
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
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
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
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

書語出洪範篇

鑑空衡平朱子大學或問以說正心

案正之之問則朱子章句之意也而雖朱說亦非如是斷然偏著中和集說所載可以見之然到剖判精微之處則有亦不免支離間斷之病者不可不察

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眞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

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即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聵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聵

荀子　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
先儒一遺書程子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誠誠又不知所以養

吹毛求疵一漢武紀摧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
意見陸象山每以是斷當時之學蔽集中多有之言非實心体當者而彷彿於意想測見之間者也然朱子却駁辨之文集答宮伯恭書及語類百二十四卷其說多見益朱陸所見其旨各異而王子則從陸子者也

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當不

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

孟子謂文公上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也

美色一至發狂出老子經五色章三美字共作五

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耳目便要聲色耳便要聲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著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著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著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著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

發明本體自誠明至誠明全體 真一言論

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

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己這箇眞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眞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

這箇眞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箇眞己的本體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子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篤志於二氏事詳於年譜弘治元年先生一十七歲至三十一歲之下

居夷三歲事見於年譜正德三四五年之下

土苴—莊子秋水篇曰夫鵷雛不真物也

鵷鶵—莊子秋水篇曰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二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眞鵷鶵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

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
日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眞要求
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
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
愼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
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
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

於是賜得嘗眞味雖過之仰視之曰請注嘗恐奪其食而為此
聲也

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

論語先進篇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生答蕭惠亦是此意而如此知豈不與行合一乎與彼窮格事物之理者其味自別真是聖門正統學問

息有養瞬有存一據梁語出平蒙

喫時自仁在侮曰如此才是眞知即是行
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
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
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憧憧而動蠢蠢
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
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
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五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

下卷十六版亦詳說之

舊說中庸首章之章句語文錄八脩道說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索故特著其說

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

天道一禮記仲尼閒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脩道以仁　庸二十章文

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字與修道以仁之道字同脩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

孔子告顏淵語見衛靈公篇

孟子公孫丑上二再牛羊闔子顏淵則見體而微二云

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去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

幫補幫恐幫字字彙音邦襪幫治鞋履也或曰多出佛書幫助也

○爲政在人云云中庸語

蓋顏子于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未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是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一時乘了一時服了周公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下大事看了

察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是誠

添箇敬字朱子大學或問所說是此意

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

畫蛇添足史記楚世家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上臣請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吾能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云云

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右尚謙所錄凡三十五條